四庫全書

子部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崔鶴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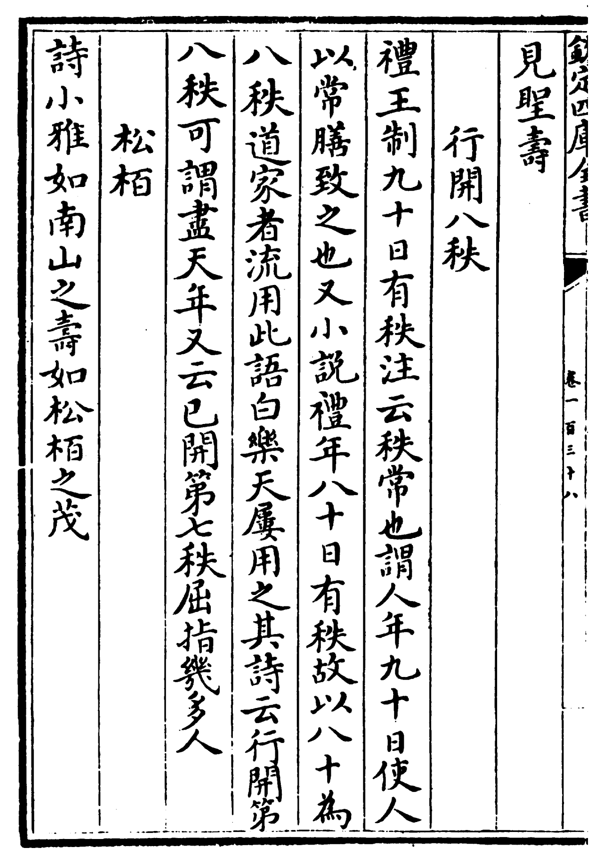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八　明　彭大翼　撰

人事

祝壽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之富且壽也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矣敦禮教遠罪疾則民壽矣

夢與九齡



見聖壽

行開八秩

禮王制九十日有秩注云秩常也謂人年九十日使人以常膳致之也又小說禮年八十日有秩故以八十為八秩道家者流用此語白樂天屢用之其詩云行開第八秩可謂盡天年又云已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

松栢

詩小雅如南山之壽如松栢之茂

岡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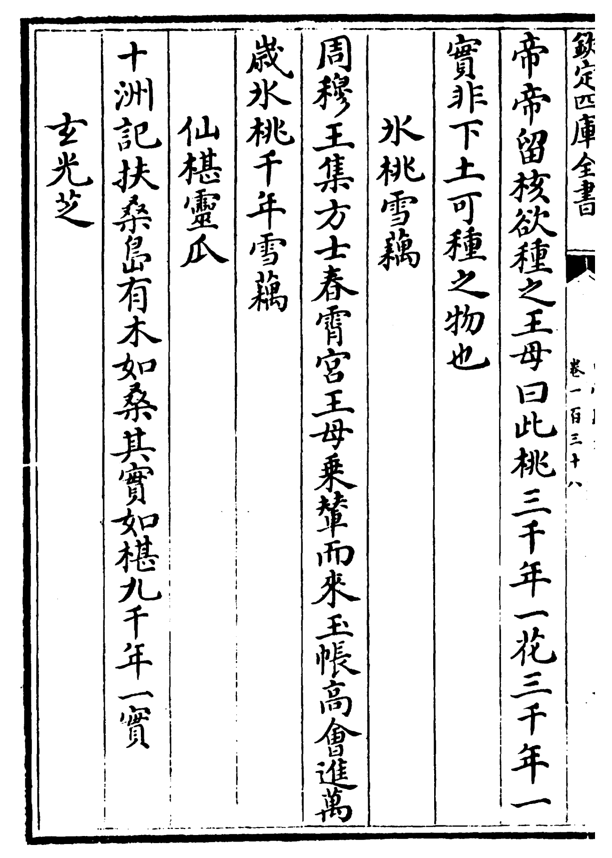
詩魯頌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大椿

莊子曰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注云冥靈木名

蟠桃

漢武帝故事西王母降出桃七枚自取二枚以五枚與



帝帝留核欲種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年一花三千年一實非下土可種之物也

氷桃雪藕

周穆王集方士春霄宫王母乘輦而來玉帳高會進萬歲氷桃千年雪藕

仙椹靈瓜

十洲記扶桑島有木如桑其實如椹九千年一實

玄光芝

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曰玉醴金漿交生神梨方丈火棗玄光靈芝我當與山中許道士不以與人間許長史按許長史謂許穆許道士謂穆少子玉斧也

金光草

廣異記謝玄卿至東岳夫人所居有異草葉如芭蕉花正黄色其光可鑑曰金光草也故李白詩願飱金光草壽與天齊傾

酌斗以祈

詩大雅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黄耇黄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此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作

舉觴相屬

宋史浩字直翁淳熙已巳挂冠歸四明年登八十女兄年八十二四弟皆高年同氣至親舉觴相屬朱顏華髮咸壽而康繪為六老圖樓參政為之序

優曇華

法華經是人甚希有過於優曇華此華五百年一開有花無實又䟽云優曇華鉢名瑞應三千年一現現則金輪王出

風聲木

洞冥記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得風聲木十枝獻帝長九尺大如指風吹之如玉聲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徧賜群臣臣有疾者枝則汗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竟未

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竟未折上以枝問朔朔曰臣見此枝三過枯死而復生豈特不汗不折而已哉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年一濕萬年不枯

引年

禮王制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凡三王養老皆引年注云四海之内老者衆矣安得人人而養

之待國老庶老之禮畢即行引户校年之令而恩賜其老者焉

展禮

宋王元之壽域碑記王者惠民之無壽也舉引年之典行養老之禮乞言於東序展禮於南庠

吐故納新

莊子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為壽而已矣此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按道家以

吐故納新為内丹烹鼎金石為外丹

返骨洗髓

東方朔元封中游鴻濛之澤忽遇老母採桑於白海之濵俄而有黄眉翁指母以語朔曰昔為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汝亦此精也吾却食吞氣已九千餘歲目中瞳子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年一返骨洗髓三千年一剥皮伐毛吾生已三洗髓三伐毛矣

廣成長生

莊子曰廣成子居崆峒之上黄帝往訪之問至道廣成子曰無勞爾形無摇爾精乃可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形未嘗衰按陸德明曰廣成子即老子

籛鏗久壽

彭祖歷虞夏至商壽八百歲以久壽聞

海屋添籌

昔有三老相遇一曰吾憶少時與盤古有中外一曰海水變桑田吾輒下籌已滿十屋矣一曰吾師食蟠桃投

核於崑崙之下今與崑崙齊矣

仙籍書名

宋楊廷秀南極老人歌壽叔父云淡溪居士登九龄朱顔緑鬢如後生横拖仙人緑玉杖倒誦上帝黄庭經璇霄仙籍書姓名丹霞染誥金花綾近來更覺雙眼明夜抄蠅頭窓下燈登山臨水兩脚輕御風騎氣不用行何人有筆筆無塵鵝溪一幅為寫真烏紗白苧坐鼓琴上有千歳長松青令威旁舞玄夫聽箇是活的南極老人

星按玄夫見者英類不知紀年注天文志狼北地有大星曰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治平主壽昌

箕翼

荀子曰國安磐石壽如箕翼

龜龍

揚子曰或問龜龍鴻鵠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壽物以其性人以其仁史記曰龜千年乃遊於蓮葉之上鶴千歲栖於偃蓋之松

獻續壽衣

開寶中神泉縣令姓張外施廉潔内極貪黷一日榜縣門云某月某日某人生日告示諸色人等不得饋送有曹吏曰縣宰明言生日欲我輩知也衆曰然至日各持縑獻之曰續壽衣宰一無所拒後又告示曰某月某日縣君生日仍前不受饋送吏復持縑以獻復受之時王嵓賦鷺鷥詩以諷之曰飛來疑是鶴下處却尋魚

賜靈壽杖

漢書賜孔光靈壽杖注云靈壽木似竹有枝節長不過八九尺圍三四寸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

弄雛

見子

放鴿

東軒筆録光禄卿鞏申佞而好進老為省判趨附不已王荆公為相每生日朝士獻詩頌僧道獻功德申不閑詩什又不能誦經於是以大籠貯雀鴿詣客次搢笏開籠

每放一鴿叩齒祝之曰願相公一百二十歲時有邊塞之主妻病而虞候割股以獻者天下駭笑或對曰虞候為縣君割股大卿與丞相放生

摩銅狄

東漢蓟子訓有神術與一老翁共摩娑銅狄人於長安東相謂曰適見鑄此巳近五百歲矣故張天覺詩曰鶴髮飄飄紫府仙摩挲銅狄不知年

授玉杖

漢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户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嘉賜注云玉杖端以鳩鳥為飾鳩不噎之鳥欲老人不噎也

長生籙

清異籙華陰士人之子有别莊在老鵶谷因收刈與容友飲夜醉乘月出莊信步行十餘里至一宫殿中皆仙粧婦人玉宇寳臺上安玉匣大標金字曰長生録二人覷一金翠雙鬟女發書讀之曰九琳上魔伯校玉書先

春法師長養三天花木竝增筭五千年二人失聲忽然不見身在亂石喬木間耳

太飛九

清異録臨邛人吳毅以多疾禱於青城山紫極院置壇設醮畢假寐齋廳夢天人稱自剪刀館來授一竹簡題曰太飛九鍊心法用鹽解仙人一物注曰世間白蝙蝠是也其製合之法甚詳仍戒以絶嗜慾方可服

日面天腸

清異錄大清草木方服雲母者成日面天腸餌鍾乳者登福衢壽車

麟脂螭髓

續仙傳謝玄卿遇仙見素麟脂斑螭髓玄洲白柰崆峒靈瓜又有瓊飴酒彈八琅之璈吹叢霄之笙擊洞陰之磬作迴鸞轉鳳之舞

種壽泉

清異錄仙家以津液灌漑丹田為種壽泉

却老霜

清異錄以九鍊松枝為之可辟穀長生

生甲子朔

見耆英

生丙子歲

唐張果老有仙術常言我生於堯之丙子歲堯時為侍中往來恒山中開元時湘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

啓期三樂

家語孔子遊泰山見榮啓期行郕之野鹿裘帶索抱琴而歌孔子曰先生所以為樂者何也對曰天生萬物唯人為貴吾既為人一樂也男尊女卑吾既為男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吾行年九十五矣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吾何憂哉孔子曰善哉能自寛者也

山谷四印

黄山谷贈張叔和曰我提養生之四印君家所有更贈君百戰百勝不如一忍萬言萬當不如一默無可揀擇眼界平不藏秋毫心地直

作慶老堂

韻語陽秋陳繹奉親至孝嘗作慶老堂以娛其母王介甫贈之詩曰種竹常疑出冬笋開池故合涌寒泉

建眉壽堂

宋張浚母秦國夫人高壽浚時知福州就州宅建眉壽

堂

師羃出合

宋趙師羃附韓侂胄得知臨安府侂胄生日百官爭獻珍異師羃最後至出一小合曰願獻果核侑觴啓之乃粟金蒲桃小架上綴大珠百餘顆衆慙沮

萊公造棚

宋寇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王旦曰寇凖每事欲效朕可乎旦

曰準誠賢能無如駃何上意解遂不問

馳送香炬

宋熊大經嘉定間為建陽簿視篆之始迎親未至遣使馳送香炬慶親庭八褰之壽自製西江月一曲以獻

遠寄鐵杖

蘇東坡以鐵柱杖為張安道生日詩二年相伴影隨身踏破江湖草木春摘石舊痕猶帶眼閉門高節欲生鱗畏途自衛真無敵捷徑爭先却累人遠寄知公不燋重

筆端猶自斡千鈞又東坡於子由生日送檀香觀音像

併香印篆盤

老子出關圖

雲齋録錢穆父尹京府生日楊次公畫老子出關圖作

詩以獻云秘藏函谷關中子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鬚

眉如此老却教龜鶴羨長年

范蠡遊湖圖

倦遊録宋陳恭公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日親戚

多獻老人星圖姪世修獨獻范蠡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遂身退扁舟五湖公即日納節明日乞致仕

壁上題詩

宋真德秀少好學母吳氏躬織紝以敎後中宏詞科帥湖南潭人為立生祠一夕有人題詩於壁曰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方又出一活佛南極今添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閒氣八千春願祝修齡不須更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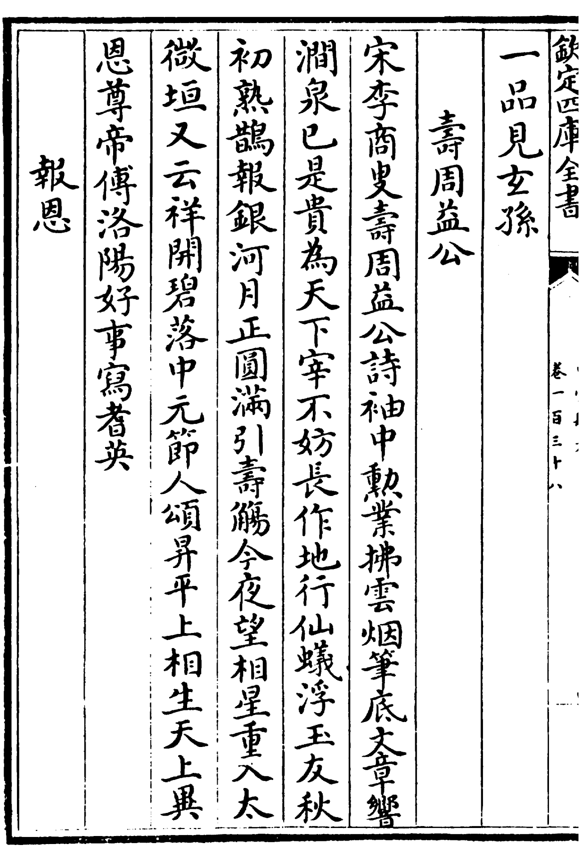
生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江上奏曲

宋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蘇東坡生日置酒赤壁下酒酣笛聲起江上使人問之即進士李委作鶴南飛曲以獻也曲嘹唳有穿雲裂石之聲

壽寇萊公

宋魏野壽寇公詩天地精英氣來鍾積慶門何時生上相明日是中元仙藥寧無種靈椿別有根佇期三入後



一品見玄孫

壽周益公

宋李商叟壽周益公詩袖中勲業拂雲烟筆底文章響澗泉已是貴為天下宰不妨長作地行仙蟻浮玉友秋初熟鵲報銀河月正圓滿引壽觴今夜望相星重入太微垣又云祥開碧落中元節人頌昇平上相生天上異恩尊帝傳洛陽好事寫耆英

報恩

禮表記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

倒戟禦徒

左宣二年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趙宣子畋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

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去

結草亢敵

左宣十五年晉魏顆敗秦師於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篤則曰必以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回蹎而顛故獲之夜夢老人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

是以報

摧鋒爭死

史記秦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者不飲酒傷人皆賜酒赦之後秦擊晉三百人求從公為晉軍所圍皆摧鋒爭死遂脫繆公生得晉惠公

挈戈隨走

戰國策中山君享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羮不徧子

期怒而走於楚以伐中山君中山君亡走有二人挈戈隨其後者顧謂二人子奚為對曰臣父嘗餓且死君下壺飧餔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故來死君也中山君慨然曰吾以一杯羊羹亡國以一壺飧得二人死

常顧濺敵

說苑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燭滅有人引美人衣美人援絶其冠纓告王曰有引妾衣者妾絶其纓命持火

來視絶纓者王曰今夕飲不絶纓者不懽羣臣百官皆絶冠纓乃出火居二年晉與楚戰有一人常在前五合五獲晉君王怪而問之對曰臣乃夜絶纓者也王隱忍不暴而誅常願肝腦塗地頸血濺敵久矣遂平晉

不忍從敵

六帖楊晟降王建其愛將姓安者勇而有禮既就執建顧謂曰爾報楊司徒足矣能從我乎謝曰司徒誓同死生不忍復戴日月建謂其志不回乃戮之

朝范蠡

國語范蠡乘扁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命工以良金寫范蠡狀而朝禮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祭應詹

晉應詹元帝時為建武將軍家富於財時京兆韋泓喪亂之後又遭饑疫客遊洛陽貫聞詹名依託之詹與分

甘共苦情若兄弟為之婚娶置宅與居又薦於帝以至顯官詹卒泓制朋友之服追趙氏祀嬰杵之義祭詹終身

善視賈人

左成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寘諸褚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荀罃善視之如實出己賈人曰吾無其功敢有其實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誣君子遂適齊注云如實出己言賈人謀雖未行而罃

之感賈人之恩如真實藏巳於褚中以出也遂適齊者言賈人遂往適齊以傳智瑩之賢也

恩報長者

唐德宗時李泌為相號為得君帝曰誰與卿有恩者朕為卿報之泌乃言臣曩為元載所疾謫官江西路嗣恭與載厚臣常畏之會與路嗣恭子應竝驅馬齧其脛臣惶恐不自安應秘而不言勉起見父臣常謂其長者思有以報帝曰善即日加應檢校屯田郎中賜以金紫

避舍相報

左傳二十三年重耳及楚楚子享之曰公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避君三舍注云三十里為一舍

起舍為報

晉蘇峻反諸庾逃亂庾氷時為呉郡單身奔亡有郡卒

以小船載氷送過淛江寄山陰魏家得免事平氷欲報卒適其所欲卒曰出自厮下不願名器少苦執鞭恒患不得快飲酒使酒足餘年畢矣無所復須氷為起大舍市奴婢使門内有百斛酒終其身時謂此卒不唯有智且亦達生

每食必祝

楚王欲殺伍胥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乗船知伍胥意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劒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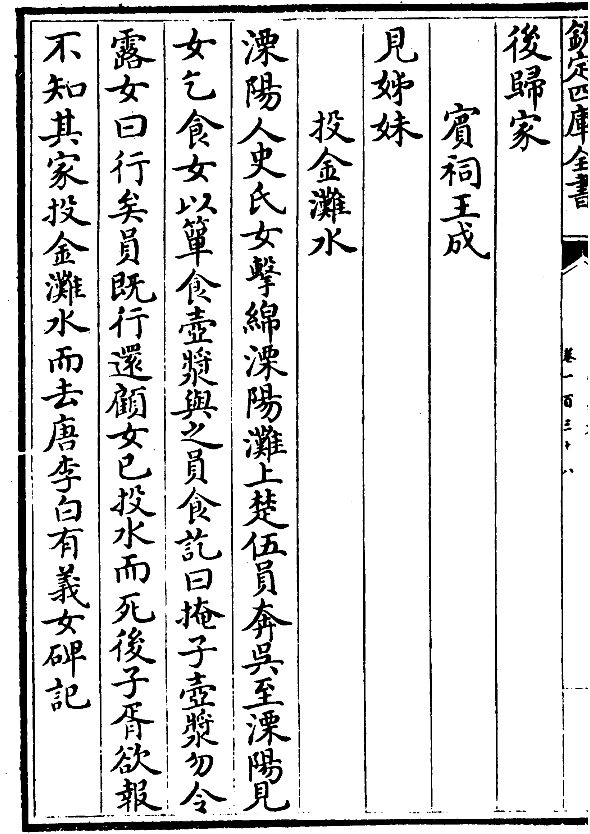
此劒值千金以予父父曰楚賞五城金千鎰以求子吾尚不取何用劒乎胥後每飲食必祝曰江上丈人

一飯必償

范雎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雠必報

父事王陵

陽武人張蒼身長大肥白如瓠沛公攻南陽蒼當斬既伏質王陵見而恠其美乃言於沛公赦之蒼德陵及貴父事王陵陵死蒼後為丞相洗沐先朝陵夫人上食然



後歸家

賓祠王成

見姊妹

投金瀨水

溧陽人史氏女擊綿溧陽瀨上楚伍員奔吳至溧陽見女乞食女以簞食壺漿與之員食訖曰掩子壺漿勿令露女曰行矣員既行還顧女已投水而死後子胥欲報不知其家投金瀨水而去唐李白有義女碑記

投金承塵

東漢雷義常濟人於死罪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乃密投金於承塵而去義不知後毀屋得金訪金主已死乃將金送縣一說作陳重事

徧報有德

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佩六國相印得富貴以百金償之又徧報諸所嘗見德者

悉報有恩

朱買臣為會稽太守悉召故人與飲食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又唐王珪少孤且貧人或饋遺初無所讓及貴皆厚報之雖其人已亡必酬贍其家

報進食母

漢韓信從下鄉南留亭長食亭長妻苦之迺晨炊蓐食信往不為具食自絶去至城下釣有一漂母哀之飯信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項羽死高祖襲奪信軍徙為楚王都

下邳信至國名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及下鄉亭長錢百曰公小人也為德不竟

報鬻飯嫗

雲溪友議南卓貧遊上蔡蔡守待之為客每宴必使吏延之吏即云卓自以衣冠弊故不敢赴卓由是愈窘困惟城南鬻飯嫗待之不厭也後十七年守蔡乃曰古人一飯必報睚眦必讎吾雖位微適當斯日也遂刑吏而報嫗焉

救免顧榮

晉顧榮字彦先吳郡人嘗與同僚宴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炙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簒位以榮為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為督卒救之得免

救免隂鏗

梁隂鏗字子堅為湘東王參軍與賓客宴飲見行觴者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酒而執爵

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亂鏗為賊擒或救之得免鏗問之乃前行觴者

薦子報德

初范逵過陶侃因薦侃於廬江太守張夔侃後都督江州移鎮武昌薦張夔子隱為參軍范逵子珧為湘東太守凡微時所荷一飱無不報之

娶妹報德

見義士

願授故主官

孔帖王毛仲傳李守德為武衛將軍常遇故主於道主走避之守德命左右迎之至第親上食奉酒主流汗不敢當數日入奏曰臣蒙國恩過分而故主無寸祿請解已官授之帝嘉其志擢其主為郎將

請除先生害

唐玄宗時李泌嘗薦建寧王倓為范陽節度使與李光弼南北犄角以取范陽覆其巢穴時張良娣與李輔國

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臣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官讓張弼

隋末李大亮為龎玉行軍兵曹李密寇東都玉戰敗大亮被擒賊將張弼異之就執百餘人皆死獨釋大亮唐高祖入關大亮官至尚書常以弼脫其死求之不能得一日識諸塗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而不受乃言

於帝曰臣今事陛下張弼力也願悉臣官爵授之帝為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

女妻和凝

五代和凝舉進士梁義成軍節度使賀瓌辟為從事瓌與唐莊宗戰於胡柳瓌敗脫身走獨凝隨之瓌反顧見凝麾之使去凝曰丈夫當為知已死吾恨未得死所耳豈可去也已而一騎追瓌幾及凝叱之不止即引弓射殺之瓌因此得免瓌歸戒諸子曰和生志義之士也後

必富貴爾輩謹事之因妻以女

上書直究

唐李德裕當國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大中初為左拾遺既而德裕被放柔立内愍傷之上書直其寃坐阿黨貶南陽尉

遺詩酬德

宋馮京少嘗薄遊為街卒所繫鄭守王公素釋之及使關中王方帥渭與宴集甚歡遺王詩曰吞炭難酬當日

事積薪深愧後來恩

報讎

禮曲禮父母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游之讎不同國周禮調人曰君之讎視父師長之讎視兄弟交友之讎視從父兄弟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又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弗讎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九世猶復

事文類聚齊哀公烹乎周紀侯譖之襄公將復讎於紀遠祖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讎百世可也

三年乃服

左定十四年吳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敗越於夫椒遂入越

嘗膽

吳入越越子以甲楯五千保於會稽及反國乃苦身焦

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必嘗膽也吳越春秋越王念欲復怨夏則握火寒則抱氷

鞭屍

楚平王有太子名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讒太子建及伍奢王怒太子建奔吳楚并殺奢及其子伍尚次子伍員奔吳及吳王闔廬立使伍員迎擊楚軍大破之遂至郢楚昭王出奔員求昭王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屍鞭之三百

為燕報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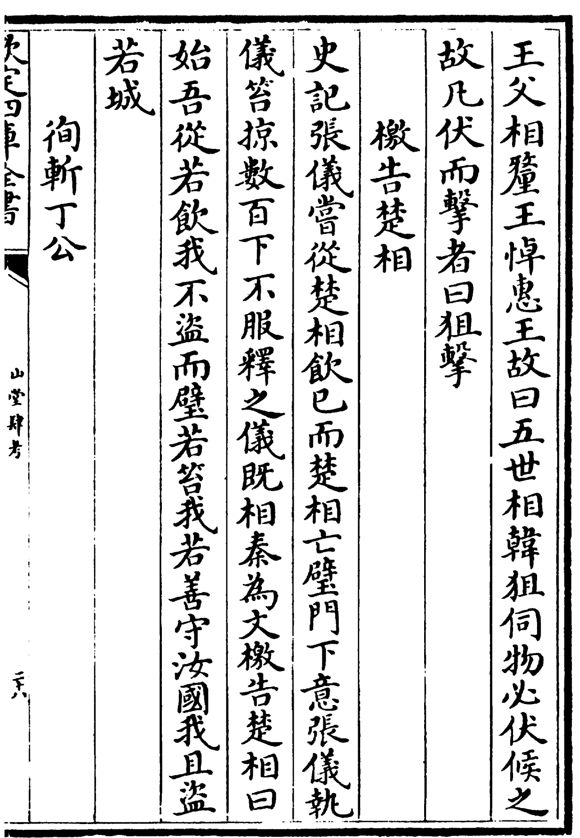
史記燕太子丹怨秦王欲報之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請見之謂軻曰願卿留意軻許之軻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有以報乃私見樊於期言復仇之事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拊心者也遂自刎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乃為裝遣荆軻入秦至咸陽王大喜見之荆軻奉圖以見王圖窮而匕首見因把王袖而揕之袖絶荆軻

遂王王環柱而走王負劒拔以擊軻斷其左股遂解體以徇

為韓報讎

初韓人張良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千金之產弟死不葬欲為韓報仇始皇東遊至陽武博浪沙中良令力士操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副車始皇驚求弗得令天下大索十日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報秦

按良大父名開地父名平大父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



王父相釐王悼惠王故曰五世相韓狙伺物必伏候之故凡伏而擊者曰狙擊

檄告楚相

史記張儀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執儀笞掠數百下不服釋之儀既相秦為文檄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且盜若城

徇斬丁公

丁公為項羽將嘗窘辱漢祖於彭城西及項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氏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斬醉尉

漢李廣以將軍擊匈奴坐亡失多與故潁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廣宿亭下居無何武帝召廣為右北平太守請

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報忿除害勝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鞭富吏

梁沈瑀為餘姚令始至有富吏皆鮮衣美食以自別瑀怒悉令芒鞋麄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鞭箠蓋瑀微時嘗至餘姚鬻甆器為富吏所辱故報之

為兄報讎

東漢趙喜字伯陽凡為人所殺無子喜結客往復讎讎家盡疾病喜曰因疾殺人非仁也後仇家自縛詣喜喜不與見竟使人殺之

為夫報讎

東漢獻帝建安中丹陽都督嬀覽郡丞戴員殺太守孫翊覽欲逼取翊妻徐氏徐紿之曰乞須晦日設祭除服然後聽命潛使所親語翊舊將孫高傅嬰等與共圖覽二人涕泣許諾合謀晦日設祭徐哭泣盡哀畢乃除服

薰香沐浴言笑懽悦覽容覥無復疑意徐呼高嬰置戶內使人召覽入適將一拜徐大呼二君可起高嬰俱出共殺覽餘人即就外殺戴員徐氏乃還縗絰奉覽員首以祭翊墓舉軍震駭孫權族誅覽員餘黨擢高嬰為牙門將

置灶於牖

漢獻帝紀呂布刺董卓百姓歌舞於道長安中士女賣其珠玉衣裝市酒相慶者填滿街肆守屍吏為火灶置

卓𦡆中燃之光明達曙如是者積日

爭啖其肉

唐武后紀來俊臣棄市仇家爭啖其肉斯須而盡抉眼剥面披腹出心騰蹋成泥士民相賀於路曰自今眠者始貼席

請斬晁錯

晁錯為御史大夫素與吴相袁盎不善謂丞史曰袁盎多受吴王金錢言吴楚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人有告

盎者盎恐夜見竇嬰為言吳所以反願至上前口對狀嬰入言上乃召盎入盎曰方今計獨有斬錯赦吳楚復其故地則兵可不血刃而罷上良久曰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乃使中尉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

掠死蘇謙

漢蘇不韋平陵人父謙為金城太守既罷私至洛陽為司隷李嵩掠死以報宿怨不韋嘆曰伍子胥獨何人也遂變姓名募刺客邀嵩不克因殺其妾并其小兒又馳

至魏郡掘其父冢斵頭以祭父墳嵩憤傷發病嘔血死

懷恨石崇

晉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緑珠又憾潘岳昔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内見之因喚曰孫令憶疇昔周旋否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後竟使趙王倫收崇岳送市按岳父文德為瑯琊太守孫秀為小吏給使岳數蹴踏不以人遇之故曰遇之不以禮

銜怨劉晏

唐楊炎為吏部侍郎劉晏為尚書盛氣不相下晏嘗治元載罪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怨將為載報仇遂貶晏忠州刺史又知庾凖與晏有憾乃擢為荆南節度使凖即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炎證成之建中初詔中人賜晏死天下以為寃

手刃師韞

唐天后時同州下邽人徐元慶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元慶乃手刃父讎自囚詣官左拾遺陳子昻議誅元

慶然後旌其閭當時題其言後禮部員外郎柳宗元駁之因作駁復讎議略曰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恥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胸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非死於吏也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

又何旌焉

手刃萬頃

張審素為巂州都督有告其贓者勑監察楊汪按之汪途中為審素之黨所刧對汪殺告事者汪到益州誣審素謀反搆成其罪遂斬之籍没其家子琇與兄瑝俱以年幼徙嶺外後各逃歸汪後更名萬頃轉殿中侍御史開元二十三年瑝琇於東都候萬頃手刃之繫表於斧刃言復讎之狀遂奔逃行至汜水為吏所得時人皆矜

琇等幼稚孝烈能復父仇多言合從矜恕張九齡欲活之裴曜卿李林甫固言不可玄宗以為然又憲宗元和中富平人梁悦報父仇殺秦果上令都省集議以聞杖悦一百流循州

召斬羌岵

五代桑維翰拜相故人韓魚通謁公默不語魚退曰桑公吾故人今見之有不可犯之色翌日告別公曰吾奏子姓名授子學士俄有二人持箱中有黄詔及袍笏之

類公置酒開懷曰朱炳秀才安乎最蒙相愛為吾召來
一如魚禮他日又曰羌岵秀才何在此人最為鄙薄然
君子不念舊惡為吾作書召之當與一官岵至忽有數
人執岵云羌岵謀反罪當處斬岵大呌曰韓魚召我來
受官我何罪乃斬之魚乃告疾還鄉一日公坐小軒見
岵來曰相公生殺在己岵昔同場屋閙相諧謔乃戲笑
耳相公何報之深也吾上訴於天帝矣公曰吾為子飯
僧誦佛書可乎岵曰欲得君之命而已公不久果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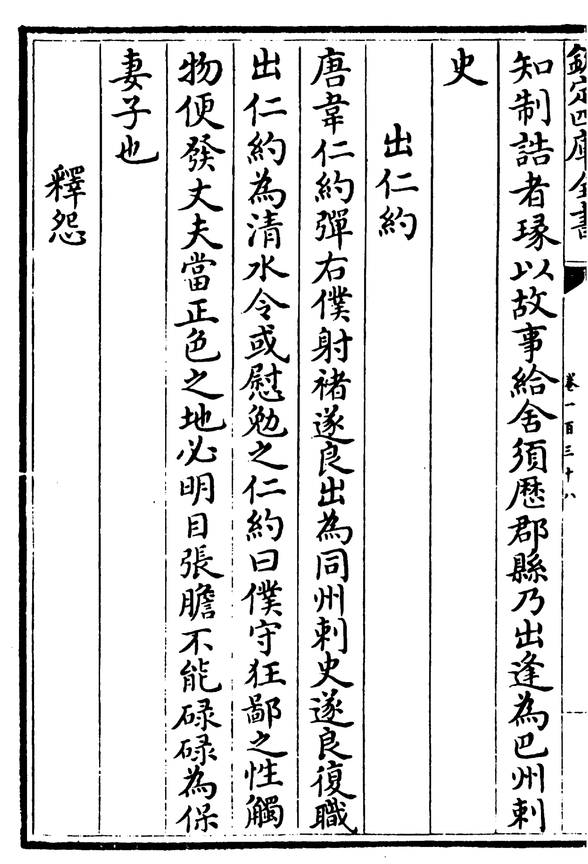
拉殺似道

宋帝㬎德祐中放賈似道循州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時似道寓建寧之開元寺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奪其寶玉撤轎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轎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遇葉李自漳州

放還見於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及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俟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捕虎臣斃於獄

貶薛逢

唐憲宗時李吉甫為相多脩舊怨薛逢與劉瑑相善瑑詞藝不逮逢逢每侮之後瑑作相逢為郎官有薦薛逢



知制誥者瑑以故事給舍須歷郡縣乃出逢為巴州刺史

出仁約

唐韋仁約彈右僕射褚遂良出為同州刺史遂良復職出仁約為清水令或慰勉之仁約曰僕守狂鄙之性觸物便發丈夫當正色之地必明目張膽不能碌碌為保妻子也

釋怨

春秋傳心不偏黨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

遂相管仲

左莊九年師及齊師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脫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齊桓公從之

卒用孟明

左傳三十三年晉敗秦師於殽獲孟明視以歸文嬴請之使歸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掩大德

卒見寺披

左傳二十四年晉文公入曲沃吕郤畏偪將焚公宫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

命一宿汝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濵汝為惠公來求殺余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袪猶在汝其行乎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注云以難告者披知呂郤欲弒文公之謀故求見以告文公也

遽見頭須

左僖二十四年晉侯之竪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沐頭須謂僕人曰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絏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注云竪左右小吏名頭須

至門謝罪

見同僚

造壘結歡

唐德宗時李抱真馬燧數以事相恨望怨隙遂深上遣同使和解之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真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欲引兵歸李晟說燧曰李尚書以邢趙連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今公遽自引去衆謂公何燧悅乃單騎造抱真壘相與釋憾結歡

不責戲言

聞見錄孫文懿公抃字夢得眉州人少時家貧典田赴

試京師自經縣判狀尉李昭言戲之云似君人物求試京師者有幾後文懿登第判審官院李昭言赴調見公恐甚意公不忘前日之言也公特差昭言知眉州又公嘗聚徒滎州得束修之物持歸為一村鎮將悉稅之至公任監左藏庫鎮將部川絹綱至見公愧懼公慰藉之又贈黃金一兩其盛德如此

屢遺上壽

朱子語錄富鄭公與韓魏公議論不合甚恨之後魏公

卒至不弔其喪又富公守其州黄魯直為尉久方之任富大怒及到遂不與交代幕幹勸之方肯及魯直在史館修韓魏公傳使人問富曾弔韓喪否知其不曽遂以此事送下案中造成案紙後人雖欲修去此事而有案底竟不可去但魏公年年却使人去鄭公家上壽此便是富不如韓較寛

不謫蜀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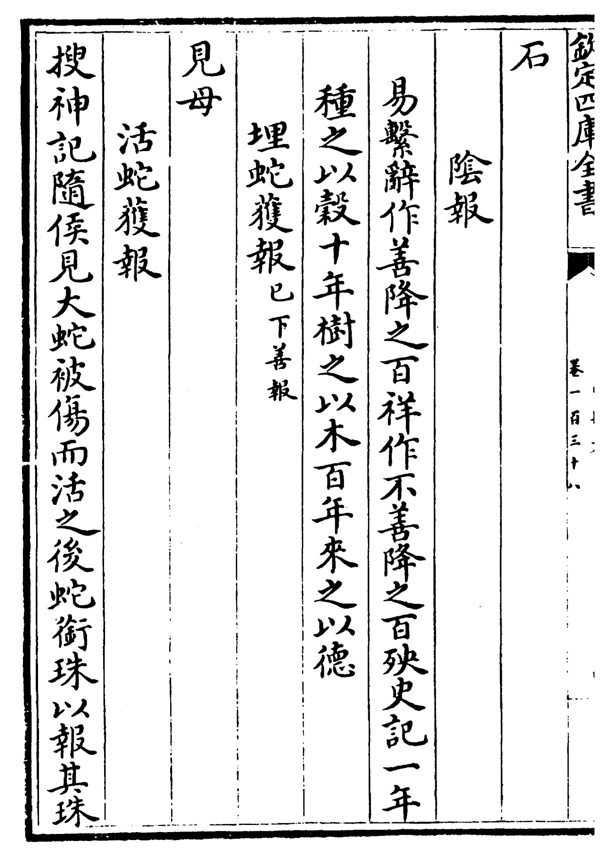
石林燕語趙清獻為侍御史力攻陳恭公與范文正公

時范蜀公知諫院獨救之清獻遂併劾蜀公黨宰相懷其私恩蜀公復論御史以隂事誣人妄加人以死罪請下詔斬之以示天下熈寧初蜀公與時論不合求致仕或欲諂之清獻不從或曰彼不欲斬公者乎清獻曰吾方論國事何暇恤私怨方蜀公論清獻世固不以為過至清獻不言聞者尤嘆服云

不較蘇軾

朱子語録宋陳希亮字公弼嘉祐中知鳳翔府東坡初

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呼蘇賢良公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不顧或謁入不得見故東坡甚不堪至東坡作齋醮禱祈諸神文公必塗墨改定數往迓及為公作凌虛臺記乃曰臺不足恃於長久而况於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歟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則過矣蓋寓意以諷公也公覽之笑曰吾視蘇明允猶子也其猶子孫也平日不以辭色假之者以其年少暴得大名懼夫滿而不勝也乃不吾樂耶於是不易一字亟命刻之



石

陰報

易繫辭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史記一年種之以穀十年樹之以木百年來之以德

埋蛇獲報已下善報

見母

活蛇獲報

搜神記隨侯見大蛇被傷而活之後蛇銜珠以報其珠

徑寸純白夜有光如月之照故世稱隨侯珠

放雀報環

東漢楊寶年九歲見一黄雀為鴟梟所摶墜樹下為螻蟻所困寶取之歸置巾箱中以黄花養之毛成飛去夜有黄衣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潔白位登三事當如此數矣

放龜獲印

晉書孔愉字敬康會稽山陰人與同郡張茂字偉康丁

潭字世康齊名時人號曰會稽三康建興初愉出為丞相掾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初愉嘗行經餘不亭見賣大龜於路者愉買而放之溪中龜中流左顧者數四至是鑄侯印而印龜左顧三鑄如初工以告愉愉乃悟遂佩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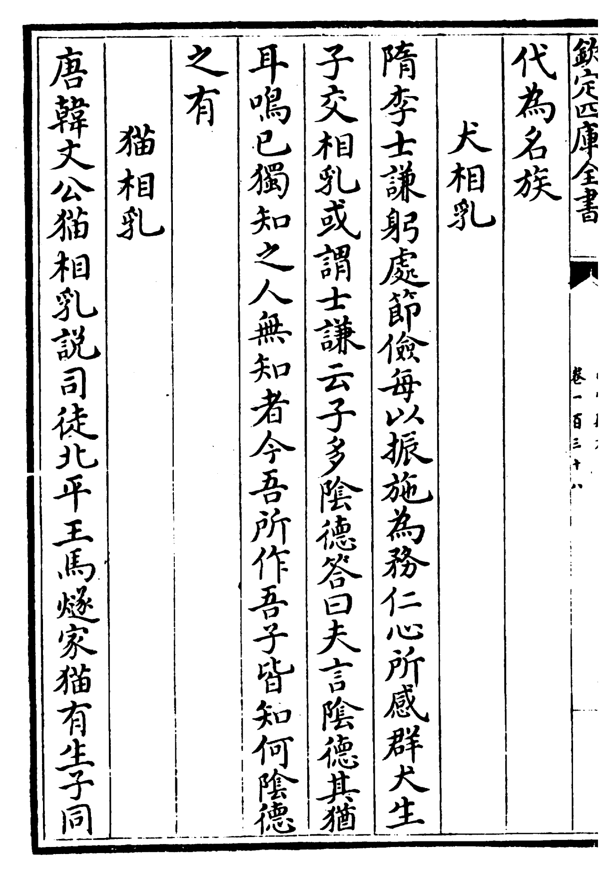
林積歸珠

宋林積劒浦人嘗入京至蔡邸席下得一囊中有北珠數百顆詢之主人知巨商宿此積曰此吾故人令來上

庠相訪商後訪積積悉歸之宋慶歷中第進士補循州推官子德新為吏部侍郎

比干授策

幽明錄漢何比干夜夢貴客車騎滿門既覺語妻語未已有老姥年可八十餘求避雨雨甚而衣不濕比干延入侍之姥曰君先出自后稷佐堯至晉有陰功令天賜之策因出之懷中策如簡長九寸凡九百九十枚因授之曰子孫能佩者富貴言訖不見何氏自汝陰徙平陵



代為名族

犬相乳

隋李士謙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為務仁心所感群犬生子交相乳或謂士謙云子多隂德荅曰夫言隂德其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隂德之有

猫相乳

唐韓文公猫相乳説司徒北平王馬燧家猫有生子同

日者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其鳴咿咿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銜其一置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夫猫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北平王牧人以康罰罪以平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

汲漿得婦

見山

補漏得子

廛史鄭屯田建中其先本雍人五季時徙家安陸貲鉅萬城中居人多舍客也每大雨則載瓦以行問其屋漏則為補之若容舍自為之屋亦為繕治隆冬苦寒則蠲舍緡一月屯田君初無子晚歸得子即侍郎公紓也登進士第官至祠曹侍郎紓有五子世禄不絶陰施之報蓋不誣矣

種德及第

芝田錄裴中令應舉屢不第詣葫蘆生問命生殊不許後入長安門見一婦人以新紫帕封一帶在鬧中女奴力勸置於門闌車馬駢集婦人女奴相失帕在闌傍未取去公為守衛至日晏忽婦人號泣曰夫犯刑憲不能救護今有寶帶將以賂要津以脫夫命今辰遺失夫不免極刑矣公即以帶還之其人泣謝而去明日再見葫蘆生曰秀才近種陰德來年必及第位極人臣

修行延算

范文正公述竇禹鈞家甚豊年三十無子夜夢亡祖亡父聚謂之曰汝早修行緣汝無子又壽數不永禹鈞唯諾後十年其祖父告之曰汝自數年以來名掛天曹隂府以汝有隂德延算三紀賜五子各榮顯

毒民之報已下惡報

少穎曰自古用嚴刑以毒民者未有不反於已然亦未有如商鞅之速也鞅之出亡至關下欲舍容舍人不知

其商君也曰商君以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嘆曰為法之敝一至此哉非特是也始也刑太子之傅公子虔終也公子虔告商君欲反始也與公子卬會盟而伏甲以襲之及其終也出奔亡魏魏人以襲公子卬之故拒而不納送以歸秦遂遭車裂之禍即是而觀孟子所謂出乎爾者反乎爾豈不信哉

殺降之報

漢李廣曰吾為隴西守羌甞反吾誘降者八百人詐而

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王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也又麈史云李廣之不侯史氏以為殺已降余謂非特此而已其殺霸陵醉尉不亦甚哉廣自抵陰譴豈止不侯而已耶至於孫陵身臣虜庭而李氏夷滅其報豈不顯哉

虞詡悔罪

東漢虞詡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媿所悔者為朝歌長殺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

年家門不添一人獲罪於天故也

九齡無嗣

見貶謫

誤國之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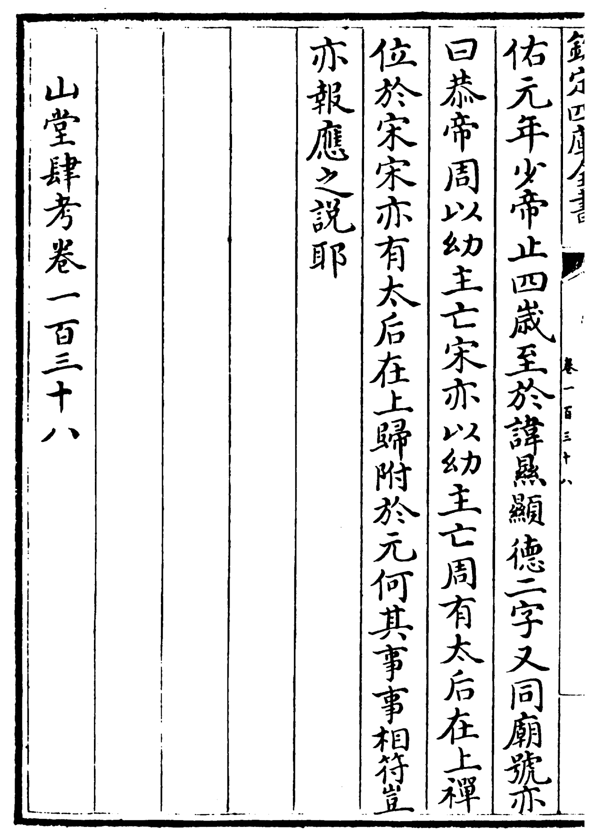
夷堅志秦檜矯詔逮岳飛父子下棘寺獄遣万俟卨鍛鍊之栲掠無全膚終無服辭一日檜於東廂窓下晝灰密謀其妻王夫人贊成之曰擒虎易放虎難飛遂死獄中張憲岳雲戮於市流徙兩家妻帑貲産皆沒官金人

聞之酌酒相賀曰莫予毒也後檜挈家遊西湖舟中得暴疾昏悶之際見一人披髮瞋目厲聲責曰汝誤國害民殺害忠良我已訴於天矣汝當受鐵杖於太祖皇帝殿下檜自此怏怏不懌以死未幾其子熺亦死方士伏章見熺荷鐵枷因問秦太師何在熺泣曰吾父見在酆都方士如其言以往果見檜與万俟卨俱荷鐵枷備受諸苦檜囑方士曰可煩傳語夫人東窗事發矣卨在鐵籠下與檜爭辯殺岳飛事至理宗朝有考試官歸自荊

湖暴死旅舍其僕未敢殮也官復甦曰適為看陰間趙宋斷秦檜為臣不忠欺君誤國事檜受鐵杖押往其處受報矣吁明責幽誅之報如此可畏哉

滅國之報

宋太祖以乙亥命曹翰取江州後三百年乙亥呂師夔以江州降元以丙子受江南李煜降後三百年丙子帝㬎為元所虜以巳卯滅漢混一天下後三百年巳卯宋亡於厓山宋興於周顯德七年周恭帝方八歲亡於德



佑元年少帝止四歳至於諱㬎顯德二字又同廟號亦曰恭帝周以幼主亡宋亦以幼主亡周有太后在上禪位於宋宋亦有太后在上歸附於元何其事事相符豈亦報應之説耶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八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九　明　彭大翼　撰

人事

諱忌　附犯諱不諱

夫諱非古也周人以謚易名于是有諱禮故曲禮入國而問諱然所謂諱者諱死不諱生也又有不諱者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君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

公諱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婦諱不出門大功小功不諱

諱君

左桓六年魯大夫申繻曰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注云僖侯名司徒故廢司徒改為中軍武公名司空故廢司空改為司城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其山

諱父

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同子驂乘盖指趙談與其父同諱故曰同子又孔氏叢説太史公名譚故史記無譚字季布傳改趙譚作趙同按趙同乃漢文帝專寵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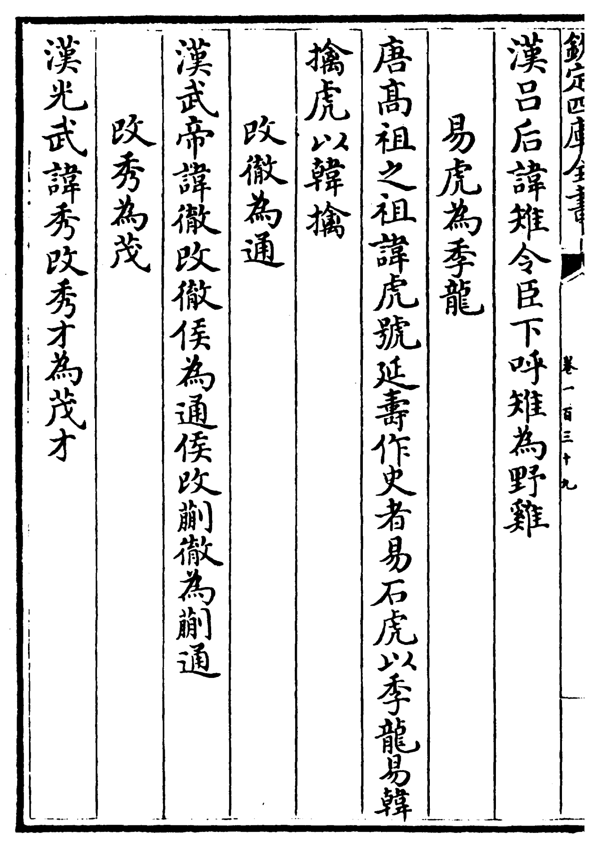
改白為皓

齊桓公名小白改白為皓首

改鍾為蔣

吳孫權立蔣子文廟于鍾山因避祖諱改為蔣山

呼雉為野雞



漢呂后諱雉令臣下呼雉為野雞

易虎為季龍

唐高祖之祖諱虎號延壽作史者易石虎以季龍易韓

擒虎以韓擒

改徹為通

漢武帝諱徹改徹侯為通侯改蒯徹為蒯通

改秀為茂

漢光武諱秀改秀才為茂才

改莊為嚴

漢明帝諱莊改莊助為嚴助莊光為嚴光

改淵作海

唐高祖諱淵故唐人或稱劉淵改為劉元海戴淵改為戴若思又避太宗諱改世為代

乞換他郡

晉咸和元年當征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援乃拜舒撫軍會稽内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

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换他郡於是改會為鄶

改為辭曹

晉羊祜為荆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為諱其名改户曹為辭曹

呼練為絹

顔氏家訓梁武帝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絹乃謂銷練物為銷絹

呼銅為鐵

顔氏家訓人有諱銅者呼銅為鐵乃謂梧桐為白鐵樹

稱嚴必泣

顔氏家訓臧逢世嚴之子也孝元時牧江州遣往建昌督事郡縣民競修箋書有稱嚴寒者嚴對之必流涕

因樂不歡

丁用晦芝田録韋巽尚書有重名生平不飲酒不務歡為家諱樂也

請長吏諱

晉王述為揚州刺史初至郡主簿請諱報曰亡祖先君名播海内遠近所知内諱不出門餘所無諱

避太子諱

唐憲宗方為太子王紹避諱改名時議者以為諂李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議禮之人敗之不可復正于紹何誅

更授少傅

唐源乾曜遷太子少師避祖名更授少傅

改擢司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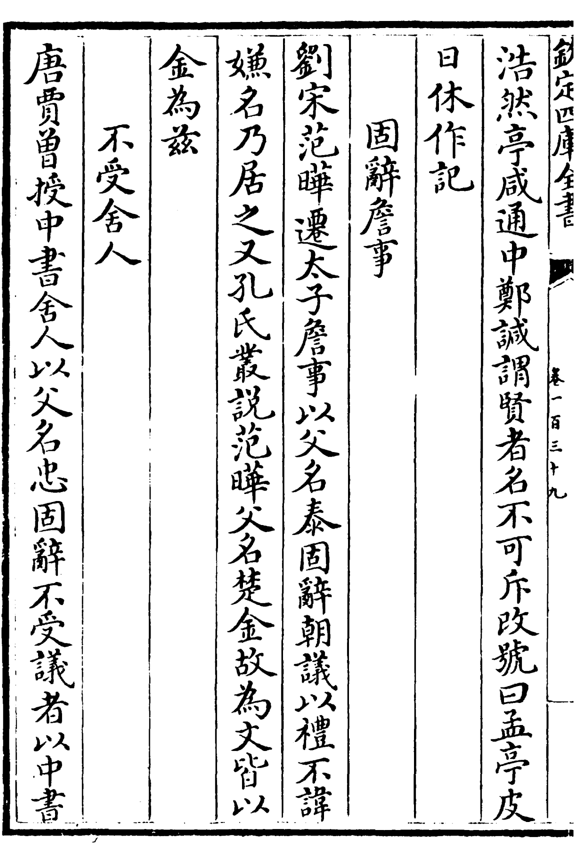
唐李涵由御史大夫擢太子少傅吕渭建言涵父名少康當避宰相崔祐甫善其言改擢司門員外郎

鑱去皐名

唐韋暢父皐沒蜀人德之凡刻石著皐名者皆鑱去其文以諱之

易以孟姓

唐王維初過郢州畫孟浩然像於刺史亭因名其亭曰



浩然亭咸通中鄭誠謂賢者名不可斥改號曰孟亭皮日休作記

固辭詹事

劉宋范曄遷太子詹事以父名泰固辭朝議以禮不諱嫌名乃居之又孔氏叢說范曄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金為兹

不受舍人

唐賈曽授中書舍人以父名忠固辭不受議者以中書

是曹司名曾父名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避犯友名

楊都一士人諱審者而與沈氏交沈與其書止書名而不書姓

不犯人名

孔帖柳沖傳晉太元中散騎常侍河東賈弼譔姓氏簿狀十八州百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篇甄別士庶無所遺宋王宏劉湛好其書每日對千人不犯一人諱又梁

武帝詔王僧孺改百家譜合二百七十二卷藏在秘閣王弘好其書日對千客不犯一人諱

改弘為崇

五代史郭崇韜父諱弘宰相豆盧革等皆諂事之因他事奏改弘文館為崇文館

改凖為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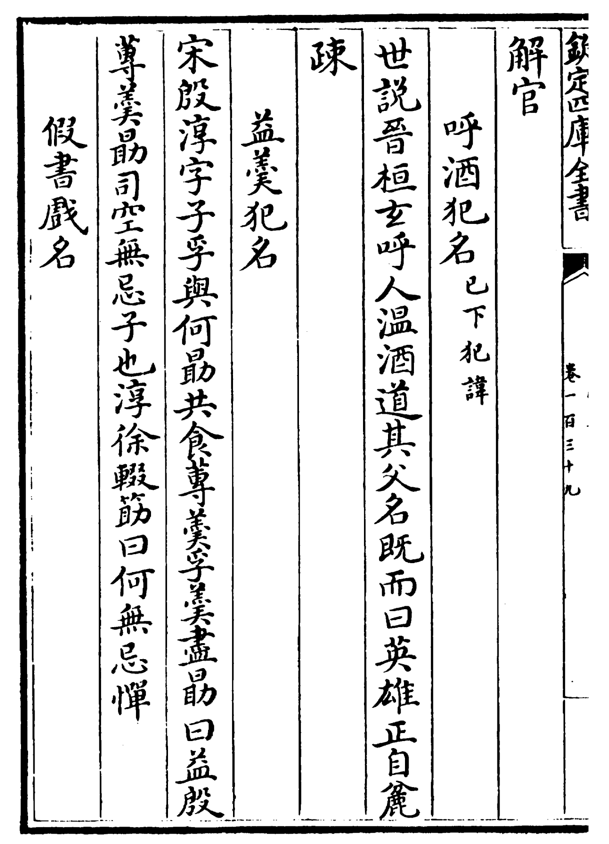
石林燕語京師舊有平凖務自漢以來有是名蔡魯公以其父名凖改為平貨務

避會作當

石林燕語尚書省文字下六司諸路例皆言勘會至曾魯公為相始作勘當以其父名會避之也

更石曰右

五代石昂有高行節度使符習召以為臨淄令習朝京師監軍楊彦朗知留後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賛者以彦朗諱石更昂姓為右昂趨于庭仰責彦朗曰常侍柰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彦朗大怒拂衣起昂即趨出



解官

呼酒犯名 已下犯諱

世説晉桓玄呼人温酒道其父名既而曰英雄正自麁

疎

益羮犯名

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勗共食蓴羮孚羮盡勗曰益殷

蓴羮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假書戲名

見嘲諱

訐事犯名

北史度支尚書宗如周有人訐事謂其曽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來訐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則不敢喚如州官作如州如周大笑曰令卿自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不諱字已下不諱

朱子語録或問子思稱夫子為仲尼先生曰古人未嘗諱其字程先生云予年十四從周茂叔伊川亦嘗呼明道表德又顏氏家訓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鍾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稱霸為君房江南至今不諱字也

不諱名

語録唐人尚不諱名故杜詩云白也詩無敵李詩曰飯顆山頭逢杜甫

不諱君名

胡傳魯莊名同而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又孔氏叢談曹植之子奏議云幹植不強是不諱植字也三國志猶不諱其君名如功以權成是直斥吴主之名也

不諱父名

侯鯖録王立之云老杜家諱閑而杜詩中有翩翩戲蝶過閑幔之句

諱官枉法

青箱雜記宋杜祁公衍甞言父母之諱在我而已他人何預焉公帥并時門吏請家諱公曰下官無所諱但諱取枉法贓

諱吏有贓

翰府名談包拯尹京兆吏請家諱公瞑目曰吾無所諱惟諱吏有贓惡者

韓公辯諱

韓文公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有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愈曰律云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云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蓲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晦庵論諱

朱晦庵論諱周人以諱事神然雝詩與噫嘻詩皆不為文武諱故周禮一詩有昌本之葅七月一詩有䰞發之詠特不敢指曰文王昌武王發若泛用二字則不諱如穆王名滿其後有王孫滿襄王名鄭諸侯亦有衛侯鄭雖曰魯以獻武廢二山是特當時為尊者諱故改具敖之名而承襲不易厥後又有公孫敖亦是以泛而言之未嘗諱也

稱呼

稱者稱也所以稱量彼已之輕重而為之言也然有相稱者有自稱者又有稱諸人及人稱之者自稱卑已也稱諸人及人稱之者亦無非卑已以尊人也非稱量彼已之輕重而然歟

聖帝

漢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故後人尊稱天子曰聖帝

官家

湘山野録宋李侍讀仲容善飲號李萬田真宗飲量無敵飲則召公一夕上命巨觥飲公公曰告官家免巨觥上問何故謂天子為官家仲容舉蔣濟萬機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兼三五之德故曰官家上大喜曰所謂君臣千載遇李對曰忠孝一生心

臣稱君

臣稱君在唐虞曰帝如尚書帝念哉之類是也在三代曰王如天乃錫王勇智之類是也

君稱臣

君稱臣在唐虞三代皆曰汝其如汝羲暨和格汝舜格汝禹之類是也秦漢以下皆曰卿如卿皆安在之類是也或曰其官如丞相不來丞相輒來之類是也

君臣通稱

唐虞三代君臣皆通稱曰朕如堯曰朕在位七十載舜曰朕宅帝位禹曰朕德罔克臯陶曰朕言惠湯曰罪在朕躬伊尹曰惟朕以懌武王曰惟朕文考成王曰惟朕

小子之類是也又或稱台或稱予秦漢而下惟君獨稱朕臣稱臣其其稱諸人與人稱之者唐虞亦曰帝三代亦曰王秦漢以下曰皇帝曰天子曰聖上曰主上

尊卑通用

唐趙璘之因話録古者三公稱閣而郡守比古諸侯亦有閣故有閣下之稱前輩與大官書多呼執事與足下劉子玄與宰相書曰足下韓退之與僕射書曰執事即其例也惟執事則指左右之人尊卑皆可通用又自卑

達尊例云座前尤非也閤下降殿下一等座前降几前一等豈可例用哉

小童

論語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老婦

禮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天子曰老婦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先生

吳韋昭辨名古者稱師曰先生

小子

王爽嘗與會稽王道子飲道子醉呼爽為小子爽曰亡祖長史與簡文皇帝為布衣交亡姑亡姊伉儷二宮何小子之有又曲禮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君大夫之子不敢自稱曰余小子大夫士之子不敢自稱曰嗣子某不敢與世子同名

陳人

莊子曰人而無道是謂之陳人注云陳謂腐爛無用之人也

賤子

東漢樓護傳成都侯王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坐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向上坐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又杜甫贈韋左丞詩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

上書稱走

漢司馬遷上任少卿書自稱太史公牛馬走

荅書稱僕

六帖宋劉凝之隱居南郡臨川王義慶鎮江陵遣使存問凝之荅書曰頓首稱僕不為百姓禮人或譏之凝之曰未聞巢許稱臣于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

孫稱祖

漢儀霸子孫稱其祖父曰家公潘尼稱其祖曰家祖陳

思王稱其父曰家父母曰家母

婦稱夫

晉王安豐婦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禮不為恭後勿

如之婦曰親卿愛卿故卿卿我不卿卿誰復卿卿

鄭公

國相馬融深敬鄭玄令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鄭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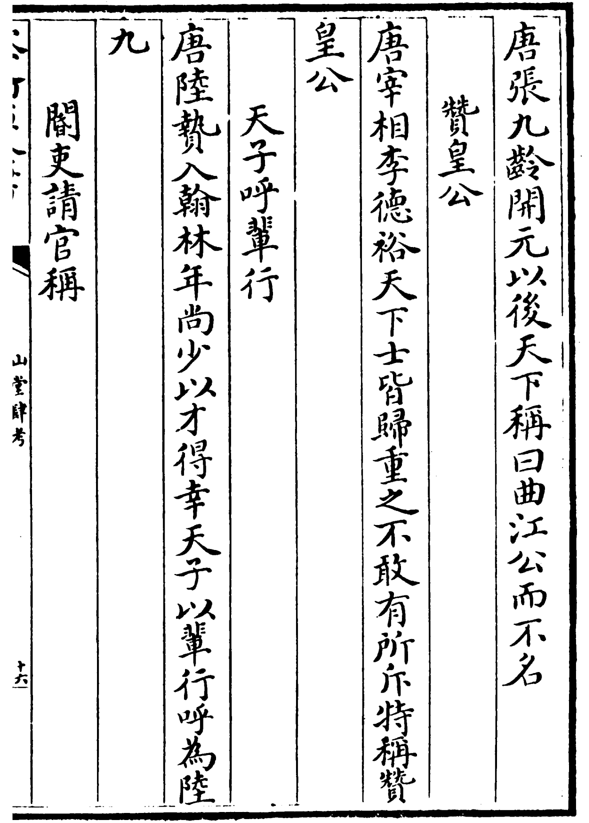
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司馬公廷尉于公謁者僕射鄧

公又四皓中有東園公夏黄公潜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

顔公

宋顔延之傳何偃路中遥呼延之曰顔公延之以其輕脱答曰身非三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慙而退偃尚之子也

曲江公


唐張九齡開元以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

贊皇公

唐宰相李德裕天下士皆歸重之不敢有所斥特稱贊皇公

天子呼輩行

唐陸贄入翰林年尚少以才得幸天子以輩行呼為陸九

閣吏請官稱

后山詩話呂申公歸老於洛嘗遊龍門還闕者執筆請官稱公題以詩曰思山乘興看山回烏帽綸巾入帝臺閽吏不須詢姓字也曾三到鳳皇臺

衍竒庾敳

庾敳字子嵩王衍不與敳交而敳卿之不置衍曰君不得為爾敳曰卿自君我我自卿卿我自用我家法卿自用卿家法衍甚竒之

湜輕嘉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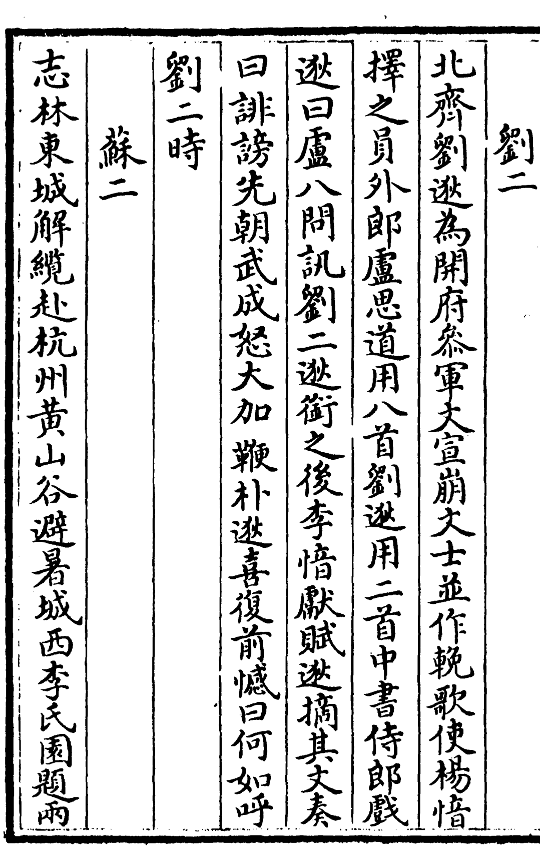
隋唐嘉話崔湜為中書令張嘉貞為舍人湜輕之常稱為張底後見嘉貞議事皆出人右湜驚曰張底乃我輩一般人此終是其坐處

張五

北齊張稷為豫章王嶷主簿與劉繪俱見禮接未嘗呼名呼為劉四張五

鄭五

唐鄭綮好詼諧世號歇後鄭五



劉二

北齊劉逖為開府參軍文宣崩文士並作輓歌使楊愔擇之員外郎盧思道用八首劉逖用二首中書侍郎戲逖曰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後李愔獻賦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武成怒大加鞭朴逖喜復前憾曰何如呼劉二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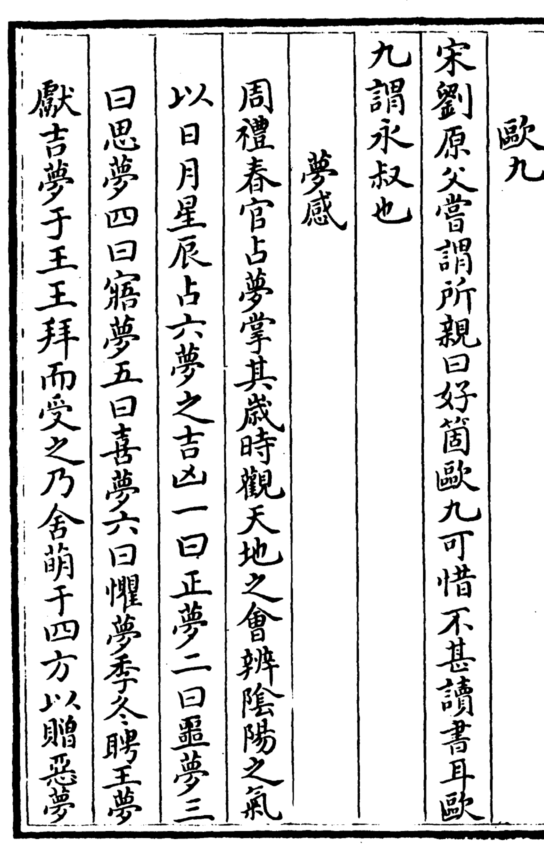
蘇二

志林東城解纜赴杭州黃山谷避暑城西李氏園題兩

詩于壁其一章云荷舞竹風宜永日水壺涼簟不能回
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僊蘇二來秦少游言于東坡
曰以先生為蘇二太似相薄

黄九

志林山谷有茶詩押腸字韻和者以數四山谷最後詩
云曲几團蒲聽煮湯煎成車聲遶羊腸東坡見之云黄
九恁地怎得不窮故晁無咎復和云車聲出鼎細九盤
如此佳句誰能識



歐九

宋劉原父嘗謂所親曰好箇歐九可惜不甚讀書耳歐九謂永叔也

夢感

周禮春官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夢人執弩

世說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嘆曰風為號令執政者垢去土解清治者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夫千鈞之弩是異力能遠者也驅羊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于是依二夢之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夢人負鼎

世説湯思賢夢有人負鼎執俎對己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為裁割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

夢遊華胥

列子曰黄帝憂天下之不治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其國無師長其民無嗜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已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

夢遊鈞天

史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及寤語大夫曰我夢之帝所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也

唐賀知章天寶初病夢遊帝居數夕寤乃請為道士還鄉

夢得傅說

見丞相

夢得玄元

唐玄宗開元二十九年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于盩厔迎置興慶宫按玄元老子也玄宗惑方士之言以老子為祖故感而見夢

夢得竪牛

見天

夢立靈公

左昭七年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

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曾孫圉相元史朝見孔成子告之夢夢協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故立靈公注云婤姶生子謂襄公之嬖人婤姶又生子名之曰元也元乃孟縶之弟孔成子即烝鉏也

夢熊羆

詩小雅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

之祥

夢蝴蝶

莊子曰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蝴蝶與蝴蝶之夢為周與周與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黄熊入寢

左昭七年鄭子産聘于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並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

黃熊入于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鬼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白虎囓驂

史記秦二世夢白虎囓驂卜者曰涇水為祟乃沉馬祭之

夢神龜

莊子曰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召余且問曰漁何得對曰得白龜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夢芻狗

魏文帝以周宣為中郎屬太史嘗問宣曰吾夜夢芻狗其占何也宣曰君得美食耳有頃出行果遇豐膳後又問曰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墮車折脚宜戒之果如宣言後又問昨夜復夢芻狗何也宣曰君家失火當善護之俄遂火起文帝謂曰前後三時皆不夢也聊試君耳何以皆驗宣曰此神靈動君使言與真夢無異又問宣曰三夢芻狗而其占不同何也宣曰芻狗者祭神

之物故君始夢當得飲食祭祀既訖則芻狗為車所轢故中夢當墮車折脚車轢之後必載為樵故後夢憂失火也按芻狗結草為狗以解厭也祭時所用

夢得鄧通

漢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櫂船為黄頭郎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黄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即夢中所見也召問其姓名姓鄧名通文帝甚悦尊幸之

通亦愿謹不好外交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帝賞賜通以千萬數官至上大夫

夢别魏徵

唐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别既寤流涕是夕徵卒故白居易撰御製碑文云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失賢臣於覺後

夢乘赤龍

東觀漢記光武召馮異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及覺

心中驚悖異因下席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也遂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又江南李景者昇之長子也昇愛其第三子達故未定儲貳昇嘗晝寢夢有黄龍繞寢殿柱既寤使人視之乃見景抱楹而立意遂定

夢洗白馬

酉陽雜俎戚遠軍小將梅伯成善占夢近有優人李伯伶遊涇州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晝夜夢洗白馬訪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

白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渭河中覆舟一粒無餘

木人被甲

漢武帝夢木人被甲而巫蠱起

道士授枕

唐沈旣濟枕中記開元七年道士呂翁者得神僊術行邯鄲道中息邸舍隱囊而坐俄見少年盧生衣短褐乗青駒亦止邸中與翁言笑盧生顧其衣裝弊褻乃嘆曰

大丈夫生世不諧困如是也翁曰子談諧方適而嘆其困何也生曰吾嘗志於學自惟青紫可拾今已過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言訖而目昏思寐時主人方蒸黄粱翁乃探囊中枕以授之曰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其枕青磁而竅其兩端生乃舉身而入遂至其家未幾登第出將入相五十年壽逾八十以病薨盧生欠伸而寤見其身方偃於邸舍吕翁坐其傍主人蒸黄粱尚未熟生蹶然而興曰豈其夢寐也耶翁謂生曰人世之適

亦如是矣生憮然良久謝曰夫寵辱之道窮達之運得
喪之理死生之情盡知之矣此先生所以窒吾欲也敢
不受教

夢涉水火

列子曰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
火而燔灼陰陽俱壯則夢生殺

夢登柱礎

北齊陽休之夢登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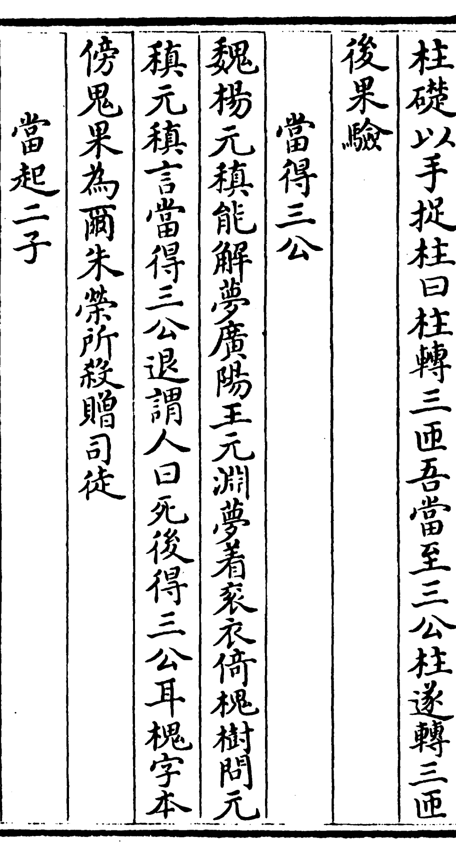
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當得三公

魏楊元稹能解夢廣陽王元淵夢着衮衣倚槐樹問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本傍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

當起二子

武后夢鸚鵡兩翼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



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夢日遶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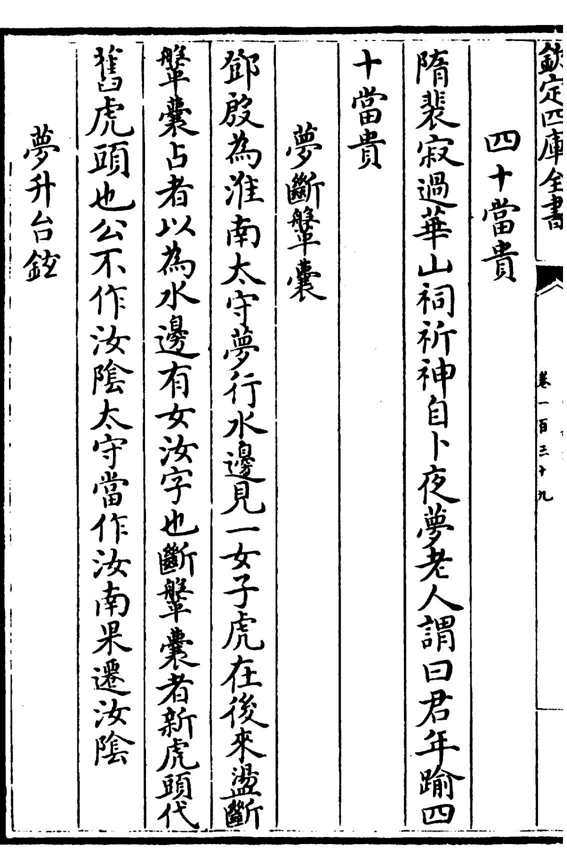
晉明帝微行察王敦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夢星入懷

宋余崇龜字景望在孕時母葉氏夢星入懷而生

十八為公

見二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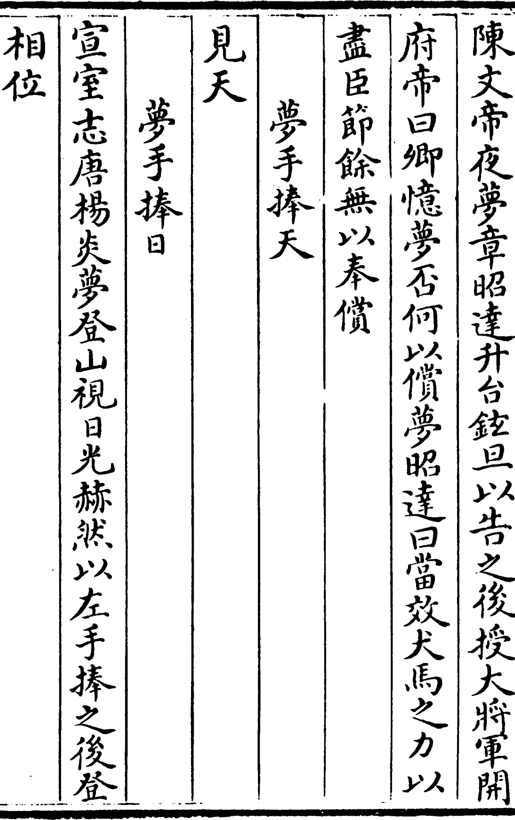
四十當貴

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年踰四十當貴

夢斷鞶囊

鄧殷為淮南太守夢行水邊見一女子虎在後來盪斷鞶囊占者以為水邊有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虎頭代舊虎頭也公不作汝陰太守當作汝南果遷汝陰

夢升台鉉


陳文帝夜夢章昭達升台鉉旦以告之後授大將軍開府帝曰卿憶夢否何以償夢昭達曰當效犬馬之力以盡臣節餘無以奉償

夢手捧天

見天

夢手捧日

宣室志唐楊炎夢登山視日光赫然以左手捧之後登相位

夢盜羊入獄

酉陽雜俎許超夢盜羊入獄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夢乘驢墜水

雜俎秘書郎韓泉善解夢衛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事投衛論屬衛欣然許之駮牓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衛生

相負足下不沾及牓出果駮放又僉載唐張鷟初為岐王屬夜夢着緋乗驢睡中自怍曰我衣綠乗馬何為衣緋乗驢其年應舉及第授鴻臚丞未經考而授五品此其驗也

卞忌占夢

漢梁節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是也役使之法先齋戒

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論夢

宋吕東萊博議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説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因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今日之想實因於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説也信如是説無想則無因無因則無夢舉天下之夢不出於想而已然叔孫穆夢豎牛之貌於牛未至之前曹人夢公彊之

名於強未生之前是果出於想乎果出於因乎雖然起樂令于九原吾知其未必能判是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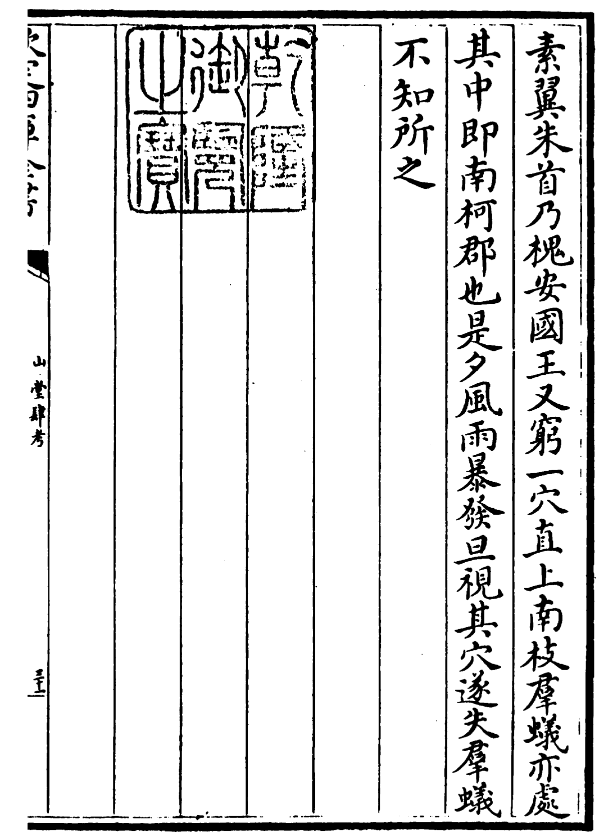
西堂夢

見兄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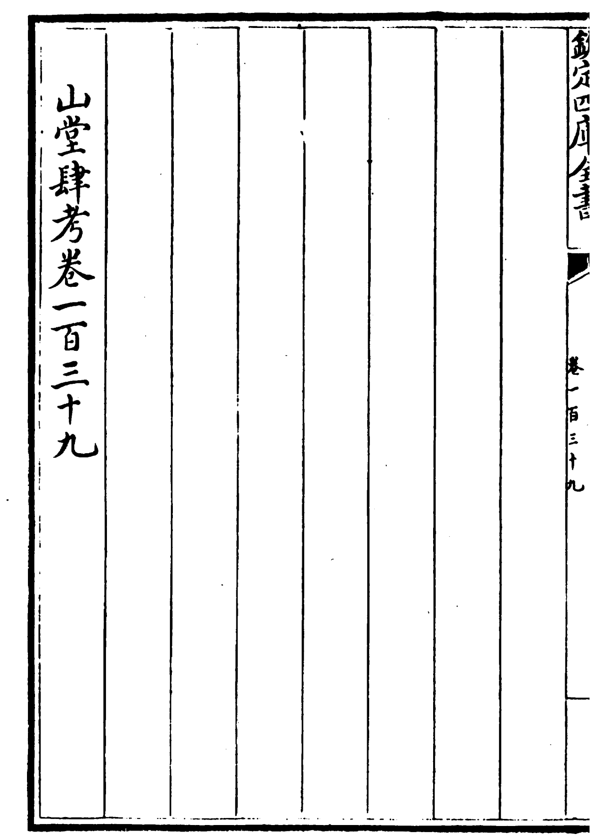
南柯夢

陳翰大槐宮記淳于棼家廣陵宅南有古槐生豪飲其下因醉致疾二友扶生歸卧夢二玄衣使者曰槐安國王奉邀生隨二使上車指古槐入一穴中大城朱門題

曰大槐安國有一騎傳呼駙馬遠降引生升殿令生拜王王以金枝公主配之交驩成禮情意日洽王曰吾南柯郡政事不理屈卿為守生至郡省風俗察疾苦郡中大理凡二十載百姓立生祠王賜爵錫邑位居台輔生五男二女公主遇疾而薨生請護喪赴國塟主于盤龍岡王因命生曰卿可暫歸本里一見親族諸孫無以為念復令二使送出一穴遂寤因與二客尋古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上有土壤為城郭臺殿之狀二大蟻



素翼朱首乃槐安國王又窮一穴直上南枝羣蟻亦處其中即南柯郡也是夕風雨暴發旦視其穴遂失羣蟻不知所之



山堂肆考卷一百三十九